





剛齋佐藤先生傳

先生諱直方。姓佐藤氏。號剛齋。或曰。無此號。又題其所居曰峯松軒。父某。初仕福山侯水野氏。于備後。先生乃生。宏濶穎悟。眼彩射人。十六歲始讀書。寬文庚戌夏。與永田養庵偕至京師。聞山崎闇齋倡學。往謁焉。闇齋不肯。明年冬。再請得見焉。闇齋叩其讀書何如。先生曰。四書六經皆已誦讀矣。因問使四方。衆安車語出何書。先生不能答。闇齋曰。在曲禮。禮之初卷。且記不得。烏得為誦五經。顧養庵曰。年少從學。予尚早。且退。須務誦讀焉。後一

年。復詣閤齋。時爲飼真昌在坐。有携二程全書者。乃令先生讀之。先生讀頗滯澁。閤齋又命真昌。真昌高聲讀序文。不蹉一字。讀畢評之曰。明人之文。浮靡可厭也。閤齋謂先生曰。讀書如彼始是。先生益摧屈。然資性英發。徐答云。小子嘗見浮屠誦一切經。建立堂塔者。未必至佛界。小子則志在作聖。何必以該博爲閤齋大奇其言。先生曰。小子爲學旣晚。不欲多觀書。宜熟讀玩味四書小學近思錄。以適實用耳。自是受業閤齋益堅苦。閤齋喜其志切。龜異最至。每爲論說。必先令先生討論。一日

示筆記于先生曰。易之太極。則理氣滾說。周子則專以說理。因知語類之說誤也。先生曰。易有太極者。自氣中抽出理。而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理氣滾說也。故氣未結聚時。理無所附著。有氣則理寓其中。有理則有氣。不相離也。語類之說。恐非誤也。閤齋乃改其說。後閤齋謂門弟子曰。四書六經中。有離氣而語理者乎。皆逡巡不答。先生獨答以易有太極之語。閤齋稱善。延寶初。歸福山。始開講席。嘗會楨元真于濃州文珠邑。討論經義。元真曰。世及澆季。邪說交作。不惑於異端者幾希。獨閤

齋翁得程朱心傳。天下雅正之士。遊其門者數百人。就中如先生及淺見網齋者。其尤傑出者。元真猶戒以爲人有餘。而爲己未切。先生深以爲藥石。謂人曰。吾聞元真言。大覺規戒之有益也。元祿辛未。應福山侯請。赴東都。明年春。將歸京師。侯贖銀三十枚。及時服三領。綿若干。且給俸五十口。先生辭不受。侯意愈堅。即使家相上田某河村某強之。不得已乃受。而歸京之後。遂致之七年。廐橋侯酒井以重幣聘之。使館其筭。待以賓禮。年餽百金。三宅尚齋甚不可之。先生從容謂曰。吾受侯金以

成美事耳。十五年冬。赤穗遺臣襲吉良氏殺之。天下莫不稱其忠。其翌跡部光海詣先生曰。義士復讎。先生云。此賊耳。何得爲義士。自是諸儒聚訟。辯詰多端。或曰。先生不取義士。恐後人無興起者。先生曰。民之象彛。好是懿德。又奚憂。寶永丁亥。東都兩砂三尺。都下洶洶。先生馮几自若曰。富岳火矣。果如其言。享保三年。遂辭侯餽。周遊京師及江之彥根。勢之長島。尾之名古屋等邑。先生之在京師也。三宅尚齋致書於稻葉迂齋曰。佐藤翁齒德兩尊。仁義忠信。不離於心。先生聞之曰。彼亦長一

格價矣。彥根侯井伊禮待先生。如列國會同之儀。先生固辭。唯不辭乘轎到廳事砌下一事。曰。老夫若顛躓邸下。恐煩有司也。先生自奉頗豐。日飲醇酒。雖對公侯坐。久不復端坐。談論如涌。聞者忘倦。嘗謂人曰。敬案最妙。善蔽盤坐。長島侯增山一見聞其論談。歛衽讚述。先生沒後。每話及先生。歎曰。古往今來。誰得比之。其爲王侯貴人所慕如此。閏十月。歸東都。復客于厩橋侯。或謂曰。昔日先生之遊京師也。會故人慰舊情乎。先生曰。否。余樂與天下英才談。不喜老物攢眉尤悔者也。明年春。去

侯邸。僑居于神田紺屋街。先生不嚴師弟之禮。嘗云。吾且爲慕來者講書。此爲友生。豈師弟之云乎。但從遊日久。則稱呼以爾汝。自如師弟耳。今之學者。多不信其師。而師自尊大。可笑之甚。闇齋後唱神道學。而毅然不惑者。獨先生及綱齋尚齋三子而已。八月十四日。進講於唐津侯土井。疾暴作。侯命以肩輿送還。且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遂不起。卒年七十。男就正繼家。論曰。或云。先生快活脫洒。洞見道體。其講書也。析妙理於言表。至於訓誥事實。則略之。使人知聖學之要不在

此也。然至論先儒學術。肆口譏彈。不假借。頗似少溫厚之意。以余觀之。先生之於仁齋。猶陳清瀾之於陽明乎。責其異學。實出不得已。豈徒好譏彈人者乎。但其如駁赤穗義士。排許魯齋及朱舜水。抑亦僻也。朱子有言。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生亦橫渠之流乎。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韞藏錄目錄

論辨

論敬義內外考

兵法論

辨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

討論筆記

序

鬼神集說序

大學全蒙擇言序

四書便講序

道學標的序

王學辨集序

易學啓蒙講義序

靜坐集說序

筆記序

跋

跋講學鞭策錄

跋朱子行狀

跋排釋錄

跋養子辨

跋綦燕辨

書讀書錄抄後

書永井行遠自警文後

書稻葉正義文後

雜著

楠正成墓石說

讀周子全書

筆記

與山中德剛

與永井行達

示學者

示二三子

示二三子

示諸生

書齋壁

董仲舒惟講畫像贊 應豐田信貞需作

勵志





者。有以中國與夷狄言者。其餘猶多不遑悉舉焉。讀者就其所言而考之。則各有當而不可亂也。易文言。敬義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者。而程朱明說。不可移易矣。往年敬義先生講近思錄爲學敬義內外。有身爲內家國天下爲外之說。當時門人或信或疑。信疑相半。辨論紛然。至爲學友之爭論焉。予時偶有疾。不待于講席日久。同友之徒。日來問內外之說者衆。予亦以先生之說爲非。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出入於師門者幾二年。淺見安正不得已。而著敬義內外說。以發明程朱

之正意。而解釋學者之疑惑也。今讀孔孟程朱之書。而其文義曉者一觀之。則不待辨詰。而可以自識其旨。何疑之有乎。國枝氏之敬義內外論。得程朱之旨。而所引證亦皆當。但恐彼未聞居敬窮理用力之端的。則議論之間。有不要約功實者焉耳。友部氏欲排存國枝氏之論。作敬義內外考。然其論初不對值國枝氏所論。唯泛歷舉諸書內外說。強爲身內事外之證。終無就敬義之內外。而詳論之。則固非辨論考證之體。而於主靜持敬之方。亦可以見其平日欠講究焉。請更深考周程張朱

之書。而識得道學名義之大端。可以左袒於程朱之門矣。孟子不云乎。五穀之不熟。不如萁稗。吾輩豈可不思之哉。甲午仲冬日。書東武寓舍。

### 兵法論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又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孟子之言已如是矣。今事兵術者。皆得罪於孟子。而劍術

者流。又其下屬也。我邦由神武造業之初。而君相士夫。皆以戰陳功伐爲上策。而不知聖賢之大道。先功利而後仁義之弊。人人皆然。其沿習之甚。遂以楠正成爲有知仁勇之德。以源義經新田義貞武田信玄豐臣秀吉之徒。爲武夫之表軌。常帶刀劍。以爲日用不虞之備。則其所志之域。可以見矣。一儒士言我邦武夫之所尚。又有不必同於異邦聖賢之道。而張皇之。以誑初學輩。亦可悲夫。予嘗與人論曰。我邦亦有可稱聖賢之人也。我邦之爲學者。不資於中國聖賢之明訓。則初無所折

自爾常書  
衷於義理之中正。而其所尚者。特資質之所得。與風土之氣習耳。何足以貴之哉。况市店商賈之徒。又下此一等。其俗習之卑賤。固不足以掛於齒牙乎。世儒識此義者。蓋鮮矣。可慨嘆焉爾。一日學友講會。及軍術兵器之事。因告之以此云。享保丁酉仲春誌之。

辨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

送浮屠道香師序

此文蓋倣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而作。然其立言命意。悖戾淺陋。固非儒者之言也。夫韓子未爲實知

道者。而其衛正排邪。自以爲己任。雖躬遭竄謫。屢瀕九死。而不以爲悔。如佛骨表原道諸篇。歷歷可觀。而其送文暢詞。如溫籍含蓄。而其意之嚴凜。不可犯。今仁齋之送道香也。始終本末。未嘗少有關正之旨。而動似涉含糊調停。以取悅於彼之意。使韓子聞之。則亦失所望必矣。

余少時甚好學。忘寢食廢百事。唯學之耽。不爲名進。不爲利務。立則見其參于前。居則見其迤于席。凡至于飲食談笑。出入應接。野遊郊行。望山瞰水。暨聆里巷歌謠。

觀市上戲場。觸機隨事。舉皆靡非吾進學地矣。其然。豈其然乎。

自以爲吾性愚魯。百不足稱。然於好學一事。雖聖人亦不敢讓焉。其自信之篤也如此。

夫孔門三千子。獨以顏子爲好學。而又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好學之至難可知。况自稱自許。至有雖聖人亦不敢讓之云。豈學孔子者所宜言乎。

夫愛類於己者。而惡異於己者。人之同情也。無擇於親疎遠邇。苟聞好學而勤勤有成。則注視傾想。欽仰嗟歎。若聽空谷之足音。若在遐荒而逢故人。忻忻然有不勝其悅者也。雖浮屠醫方異端小術士。有嗜學務業。斬然特起於衆者。心竊慕焉。將以麾之。奚敢以異視。

既愛類于己者如此。其惡異於己者。果何在邪。釋道香師博學不厭。遍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如也。又深嚮吾聖人之道。自詩書語孟。以下至於閩洛諸君子之書。靡不涉獵探討。講磨切劘。以究源委之所自。豈向所謂嗜學務業。斬然特起於衆者。夫非斯人乎。夫非斯

人乎。

夫深嚮聖人之道。而究語孟闕洛之源委。此何等見識。何等地位。而問其人。則釋門道香師也。問其所得。則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如也。是安不爲天下後世戲笑之資。而虛美妄譽。佞佛到此。是豈儒者之所爲哉。

然近覺宋儒之說與孔孟之道有差。聞予講古學。而遠來自豐州。質以所疑。予爲剖別其紕繆。以告之。師一聞之。便釋然矣。

讀而至此。不覺失笑。幾不能揮毫矣。

因謂世之儒者。徒咀嚼乎宋儒之語。而未廣涉乎緇林之書。所以不知宋儒之學。本自禪來。

朱子嘗言。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邪。此言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而近時儒者。眼力實卑。氣魄實小。不能見道體本然之全。而察義理精微之實。是以凡吾儒所以語要道者。

才與異端相類。則指摘避忌。不敢以自誦于口。不亦錯乎。抑道香以己爲釋流。而譏宋儒之出於禪。亦可謂不見其睫之甚矣。或渠慍朱子痛辨佛學之非。無逃其情。欲假仁齋以厭之。亦未可知。

惟我能識吾子辨宋儒之繆。實出於不得已。而語之詳。擇之精。指斥疵病。抉剔瑕類。昭昭然。晰晰然。莫所能逃其情。乃孔孟之真傳也。從此相得懽甚。

仁齋直斥程朱。自以孔孟正脉任。則其自視爲如何。而至蒙異端竺徒之印可。相得懽甚。何其聖學之衰。

余又觀其所作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及語孟字義。彼於大學語孟文義尚不通。何及其理之當否乎。以此妄議程朱之說。無忌憚之甚。

近又將歸于豐。謂予曰。願爲我述一言。以示爲學之法。異端之徒。而講乎聖賢之書。其跡似庶乎善變者。然其心實不在此。特以此爲壘斷之計耳。

予曰。我素寡陋。諛聞奚足以爲子之贈。然問而不告。非禮也。告而不盡。非忠也。擇之在子。詎棘盡言。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孟子於夷之。謂不直道不見。而必先辯服其陷墨之非。而後止。今婉語寬說。如此文。則豈止失言。而不直而已乎。夫自學者見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見之。本無儒無佛。唯其一道而已。

儒者所學。則天地之一道。而雖堯舜孔孟亦儒而已矣。佛乃悖之害之。猶君父之有亂賊。五穀之有螟莠也。然則自天地見之。儒者本然之成名。而佛則虛稱之物。不可不去可見。今乃兼舉儒佛。畧無彼此辨別之言。至於并以為天地之所無。此特溺襲習俗之故。以儒為專門家流之通號耳。其自媠而無警。亦甚矣哉。

所謂道云者。即天下之公道。而非一人之所得而私焉。雖聖人莫能損益之也。有於此。實見得焉。則識釋氏之乖道。而知與道香謀之非義。何至於計利害徇人情。以貽吾黨之詬哉。吁。其亦不講乎。程朱之書之過爾。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仁齋於此。濯去舊學所染之非。而新邇求儒道學之



甘肅亭叢書  
美則其變故習而反正路亦不難矣。此區區之望也。  
今師生于天地間焉。則當從今日之天地而求焉。勿向  
前求之。勿從後推之。捨邇而求于遠。非善道也。厭常而  
趨于異。非善教也。天地之間。必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  
有昆弟。有朋友之交。晨興而夜寐。夏葛而冬裘。雖天子  
不能改焉。雖聖人不能易焉。亘古今而準四海。根乎人  
心。而通乎物理。是吾所謂一道也。雖佛不能離於今日  
之天地而獨立焉。則可知離於今日之天地。而無所謂  
道者也。

己如此矣。而佛則欲離天地絕人倫而獨立。此其  
所以得罪於聖人也。今已知如此。而不痛辨之。猶稱  
釋氏推其瀾而不己。何邪。

師之道。吾之道。豈有二焉乎哉。又唯其是而已。

此意欲不任彼之非。不拂彼之意。平說天地自然之  
本。爲渾厚廣大之言。以誘之自服耳。殊不思彼欲聞  
儒者之道。而甘心釋徒舊態。則其不實無志。固亦可  
見。而我之告之。已不能刺頂門上一鍼。以衝其膏肓。  
則千喻萬囑。徒爲姑息因循。足長其暴棄耳。夫何益

之有。

吾聞佛之教。以貪嗔癡三者。爲其大戒。雖儒者。犯此三戒焉。則吾不見其爲君子。況於名爲佛之徒者乎。今儒者必欲攻佛而廢之。佛者必欲援儒而一之。如虎相攫。如牛相舐。執戟而相鬪。固壘而相守。未必不相涉此三戒。

此言非常之笑囿也。以儒者之攻廢佛氏。爲犯於三戒。怪言異說。可笑可歎。使孔孟在天之靈聞之。則其惡患何如哉。且仁齋真以彼所謂貪嗔癡三戒。爲吾

省察克治之實功。無異術邪。有邪。若有異。則何必附會牽強。爲吾道之汙。以黨于彼哉。必以爲無異。則是亦佛也而已。何望議他人之禪不禪也。夫孟子叙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自以距楊墨。放淫辭。爲承三聖者之功。而其惡邪說暴行之甚。不止于亂賊禽獸之害。其豈有一毫私忿忮害之心哉。蓋其憂道闢邪之嚴如此。而自不容己耳。而今稱承孟子之傳者。顯然以攻佛而廢之爲非。而著之於送佛徒之文。則根本已乖。夫復何言。古人有言。寧可得謗于今人。不可得

罪于天下後世。何可不思哉。

今師之問我。我之告師。從容和寬。意消氣平。問焉無所挾。答焉而無所諱。何真之有。

此所謂放飯流歎。而無齒決之問者耳。况道香之於仁齋。不爲無所挾。而仁齋所告。本亦無足諱者乎。

倘使佛聞之。必拊掌稱善哉。於是乎書。時貞享乙丑之歲。仲春初六日。伊藤維楨謹書。

仁齋以真儒自名。每譏宋儒嫌於禪學。而今黨佛如此。則拊掌善哉之報。固其所也。嗚呼。聖學廢而邪誕

叢起。其爲吾道害。莫如釋氏之甚者。是則苟有志於儒學者之同憂。而雖仁齋亦吾黨耳。故於此等舉錯。深爲吾道歎惜。而至於感激訐直。取怒於人。則有所不暇顧焉。

友人某持伊藤維楨與浮屠氏一文來示予。予一讀之。駭愕甚矣。固雖不足深論。然亦恐初學者或惑於其言。而輕信邪說。遂一辨批其非。以與諸同志。孟子不云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後

學所當謹守也。貞享丁卯十月十八日。

討論筆記

或問敬義先生之出處於予。予應之。竊謂堯舜以來。道學相傳。而至于孔孟。孔孟之後。秦漢隋唐。其學不傳。至于宋周程張朱。接其道統。而道學復明於世。朱門黃勉齋蔡九峯。實得其傳。其餘蓋無聞焉。元明之間。以儒名者。不可枚舉。而至其窺聖學門牆。則方孝孺薛文清才見此二人而已。朝鮮李退溪。東夷之產。而悅中國之道。尊孔孟宗程朱。而其學識之所造。大非元明諸儒之儔矣。我邦中古信儒道。而自王公以下學焉者。亦衆。然如

聖賢道學之義。則尚未嘗知其識也。朱書之來於我邦。數百年之久。讀之者不爲少。而識其發明道學之義。而爲萬世不易之定準者。未聞其人焉。近世山崎敬義先生尊信朱子。得於其書。而博文之富。議論之正。實我邦儒者正派之首倡也。其所著書。行于世。讀者深達其意。則識先生發揮道學進爲之方。而使學者不惑於所從矣。先生祖先播磨國三木莊人也。詳見于家譜。先生自幼穎悟。不比常兒。少年有故。剃髮爲佛徒。二十四五歲時。逃佛而歸於儒。家居於京師。爲諸生講說。舉世稱其英

甘肅書  
才先生爲人勁特豪邁。性氣極急。自勉教人。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其待人也甚嚴厲。粗無徇時好投人情之意矣。門人情業差行。則痛責之而不假。或至絕交焉。明曆戊戌之春。遊于東武。寓於河內守井上正利舍。正利從學有年。後又應會津左中將源正之之招。爲賓師焉。正之卒。營葬旣畢。遂辭其嗣君臺餽。退處教授。信從者衆。天和二年壬戌九月十六日。以疾沒。享年六十有五。無嗣子。此先生出處之大畧也。其晚年學之所造。行之所成。則非後學所敢議也。然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

中有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證矣。或疑敬義先生重任儒道。而又雜信吾邦所謂神道者。

晚年任神道之重。倍於儒道。生存之時。已自號垂加靈社。何其從于正之不純一乎。對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固不容有二道矣。儒道正則神道邪。神道正則儒道邪。從於正則離邪。從於邪則離正。豈有兩從之理乎。先生之雜信。吾不識其義也。抑自古有三教一致之論。而朱子極言老佛之非正。則可知儒佛一致之爲妄論矣。我邦有儒神一致之說。而先生尊儒惡佛之深。而其於神道。非惟不以異視。而至於謂我國之道。尤當深尊信之。不知從之。則實異邦人之子。而非其父母之子焉。此學

者所以大疑議而不止也。若夫儒神正邪之決。則附知者之定論。非吾儕所敢質言也。

或又問。昔日親炙於敬義先生者。有言曰。日本自神代以來。有道統之傳。而其傳授秘說。散見于神代卷。中臣菟及諸家傳記。自儒學盛行。我神道之義。混雜而不明。甚則專從於儒教。信鹿食之徒。背我神國之教。不知尊奉神社者。徃徃有之。夫生于我國。而尊異邦之道。猶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忘神明之恩。失君臣之義。不孝不忠。莫過於此矣。盍速改而反其本乎。某謂中庸稱至聖之

德言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是觀之。天地之間無二道。聖人之教無二法。莫可疑者。而子思豈欺我哉。今乃謂日本自有其道。其教而不資於中國。聖賢大中至正之訓。則天地之間。所謂道者多端。而庶邦各有其教也。然則天竺南蠻。鞮鞞月氏之夷俗。亦皆謂之道可乎。且尊信神道。如是之重。乃何不取足於此。而又學於異邦之道。以自犯其唯一之訓。習合之戒耶。對曰。據予所見。則吾子

之論甚當矣。然吾不知神道又有何深說奧義。則未能斷或人所言之無其理焉。請更泛問之。博識達才之人。可以質其疑已爾。

一學友問敬義先生之出處。予舉其大畧以告之。或又疑問先生信神道之義。此義也。予亦素疑。及于此。而不得其理焉。因錄兩次問答之言。而附于其後。以備異日之講求。此固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議矣。何得阿私其所好。避議師門之嫌哉。識者明訂其是非。而歸於義理之至當。使學者無他技之惑。則實

萬世之賜也。元祿庚辰九月十五日識。

序

鬼神集說序

晦菴朱先生說鬼神之義。至矣盡矣。往年撰出於文集語類之中。而為一冊。題曰鬼神集說。以資朋友講習之思議焉。真西山有言曰。鬼神之理。雖非初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州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祗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

之伸。發出。鬼者氣之屈。收同。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



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之氣

伸為神。如春夏長生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歛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

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

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

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

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

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又

有言曰。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

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

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

以明。耳之所以聽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

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

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故魂

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

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

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

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

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

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

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此說尤詳明。能得先生之意者也。因今表章而冠諸集說之首。遂付梓人刻之。以與四方之學者共之云爾。元祿己巳孟春下浣識。

大學全蒙擇言序

文會筆錄曰。自朱註定。而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集疏。趙氏纂疏。相繼爲編。而後吳氏集成出焉。陳氏發明。胡氏之通。披集成爲之。倪氏輯釋。萃發明與通者也。劉氏取輯釋及數家之書。著之通義。其後大全成矣。

大全之後。末疏以百數。而蒙引其巨擘也。林氏存疑。王氏便覽。專依蒙引。陳氏淺說。合蒙引存疑者也。夫陸學者流。寇朱註者。置而勿論。若大全。若蒙引。欲發明朱註。而昏塞却甚。此言可謂闢積久之惑。而大賜於後學無窮矣。近時大全蒙引二書盛行于世。讀者徃徃以爲朱註之階梯。嗚呼可悲也夫。比日因講大學。省閱二書。掇取其纔足爲按考者爲一冊。名曰大學全蒙擇言。以見二書之無助於講論。而又以警夫迷沒於末疏之固。而不知朱註之妙者也。至於說論孟中庸。則其妄戾尤甚。

所謂昏塞甚之言。豈不信哉。學者宜速辨焉。元祿二年閏正月十日

四書便講序

晦菴朱先生曰。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某舊年讀中庸。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曰。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

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說自誤之甚耶。夫以先生之德廣大。才該博。真孔子以來之一人。而其用心之深也如是。集注章句之詳審精密。固其所也。而讀四書者。何得他求哉。然至於門人之所說。實與解註相發。而其意味氣象。可見乎應接之間者。則不可以不考。而語類之爲書。編冊浩穰。記錄異同。其間又或一時有爲。或語之未瑩。且記者之失。未定之說。初學殆不能辨決焉。以故抄謄其

尤易曉者。以備講求之資。若夫全篇周覽之義。則宜謹守先生近思錄後序之所言云。元祿三年閏正月九日序。

道學標的序

孔曾思孟之後。接其道統者。周程張朱也。吾人所學。豈外此而他求乎。俗學者流。不知求道者。固置而無論焉。雖或有稱實學聖賢者。而於道不知所向。則徒局于謹厚拘滯之域耳。亦何足與議於道學哉。今實學聖賢。而欲造其道。則又不可以不識聖賢之要歸矣。因竊畧舉聖賢之言關於此者。以備諸講學用力之標的云。正德壬辰

季夏日識

王學辨集序

仁義禮智。人之所得乎天之理。而學者之所以學此理者。在知與行。而知屬心。行屬身。明心知而利躬行。利用安身。以養乎其內。則知行相資進之方。而其知之先於行。固不可易也。竊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也。而其立之者。陰與陽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發理氣妙合之義。而無復餘蘊矣。蓋一氣流行無間斷者。天命之全體。而就其無間斷者。而語其分。則輕

清變動。陽而屬知。重濁凝定。陰而屬行。陽根於陰。陰又  
根於陽。秋冬本於春夏。春夏又本於秋冬。天生而地盛  
之。陽施而陰受之。則亦知行相資。而有先後之象也。故  
知行兼備。而與天地同德。聖人之所以生知安行也。致  
知力行。而求至於聖人。學者之所以困知勉行也。以是  
觀之。則天地聖人學者。其分雖異。而其皆在知行之二。  
則初無不同。而大學之格知。以至誠正脩。論語之志學。  
以至從心。中庸之智仁勇。與博學篤行。孟子之始條理。  
終條理。與知性知天。存心養性。其序功之不可亂闕者。

乃從上聖賢相傳之旨訣。尤明白也已矣。若夫陸王二  
氏之學。與此正相反。則實天地聖人之罪人也。有志乎  
聖學者。何得不辨之哉。豐田信貞嘗編次王學辨。今請  
冠予一言於篇端。以鏤諸梓。予嘉其衛正距邪之志。聊  
述所懷云。正德乙未  
孟春序。

易學啓蒙講義序

古昔伏羲氏憂民用之迷。而畫八卦。文王周公繫彖象  
之辭。而其方寢備。此易之所以爲卜筮之書也。孔子作  
十翼。始發揮道理。而卜筮亦不廢。至於程子之易傳。專

甘雨亭叢書  
撮道理而不取卜筮。則全失易書之本意。而生後生之  
疑惑焉。朱子之啓蒙本義。乃依伏羲文王周公占卜之  
正意。而易書之精蘊。粲然明白。莫復可疑者矣。嗚呼朱  
子之有功於易書。豈可以言語稱之哉。諸儒論易書之  
誤。先於朱子者。朱子已辨之。後於朱子者。薛文靖李退  
溪論之。敬義先生朱易衍義則兼之者也。其餘俗儒曲  
學之妄說。固不足論焉。况我邦昧於文字。陋儒之說乎。  
夫易陰陽而形而下之器也。故主氣而理在其中矣。此  
乃有物有則。理氣妙合之義。而道之全體也。伏羲文王

周公主氣而言卜筮。而理在其中矣。孔子主理而言卜  
數。則固非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而別發一意以教人焉。  
朱子有言曰。勿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大卜。而  
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  
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  
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  
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  
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  
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

甘雨亭叢書  
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又有言曰。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唯是大亨。而利於王。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恐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

大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言。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道。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

孔子却不是曉文王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此之言實可謂述易書之本道。而關後世之差繆矣。予頃日讀荻叢祐重易學啓蒙講義。喜其用力於易數。而不違朱子之成說。書其卷端如此云。享保丁酉孟春中浣。操筆於東武寓舍。

靜坐集說序

夫動靜者。天道自然之機。而主乎靜以制其動。則學者脩之之功也。古昔聖賢小學大學之方。居敬窮理之訓。良有以也。老佛之徒。厭動而求靜。固非天道之全矣。俗

儒又初不知主靜之爲要。則其所習皆無用之妄動而已。何足謂之學者乎。程朱所謂靜坐。乃學者存心之術。而積德之基也。今欲學聖賢者。不能用力於此。則亦豈有所得於己哉。但靜坐之可慮者。或有流入於坐禪入定之患耳。吾輩能循朱子之明誨。而實用其力。則誠可謂善學者矣。柳川剛義嘗撫朱子之言及於靜坐者。集次爲一篇。名曰靜坐集說。以備講習之考索焉。頃請冠予一言於篇首。而刻之於版。予竒其注意乎靜坐之說。輒應其請云。享保丁酉季秋。操筆于東武僑居。



筆記序

王陽明之學。實祖尚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於陸子之言。常欲出於其右。輒自以爲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爲詳備矣。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大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共皆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

跋

跋講學鞭策錄

爲學之方。朱先生明之。至矣盡矣。今究其要而舉之。不過敬義兩言。而至於日新之功。上達之效。則全在乎積累習熟而已矣。頃日畧掇其尤確實緊切者。集次爲一編。然學者志不先立焉。則千言萬語。皆無用之贅也耳。尚何學之可議哉。故又冠立志一節於最首。以備乎觀省儆戒之資云。先生嘗有言。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吾輩尤所宜致思也。天和癸亥冬至日識。

跋朱子行狀

讀朱子行狀書其後言學者不學朱子則已若欲學之則不可不考於此書也近時曲學阿世之徒名曰學朱子而實則反之徃徃陷於卑賤污辱之域而不自知焉是皆不考乎此書之過黃氏之功於此乎大矣讀者其念此天和癸亥七月五日把筆于美濃國小集郡小村寓舍

跋排繹錄

朱子解孟子能言距楊墨之說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

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嗚呼孟朱之言如是之嚴且切而程子又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則學者之於佛氏也豈可不痛辨而猛距哉此予所以敢不自量集是編以欲與天下後世植正排邪者共之也貞享乙丑夏至日識

跋養子辨

養子辨論尤善近時吾黨不識此義者徃徃有之豈不可慨嘆乎

跋慕蕪辨

近世有伊藤仁齋者。排斥朱子之甚。初學不解文字者。或信之。而稱以孔孟正脉。其所著大學定本。語孟字義。中庸發揮。童子問等之數書。論說之差失。文義之違背。固不足深論矣。吾友加藤政發。頻請辨斥之。而不置。遂使鈴木正義爲之辨說焉。比日示其草稿於予。復強求一言加於其後。不得固拒。而姑舉其大要言。朱子者孔子以來之一人。而道學正統之大賢也。批議之者。元明以來。迂儒俗學之庸人也。以此按之。則其高下淺深。固可知。而不翹砒砒之與美玉也。何惑之有乎。政發其讖

之。享保丙申仲秋書。

### 書讀書錄抄後

予四十年前。讀讀書錄於攝津國有馬山客舍。今年癸巳。讀於武藏國江戸旅館。方知薛氏之所見。度越於元明諸儒。因抄其所合於鄙見者數十條。以與同志焉。然文清信許魯齋之甚深。則吾大疑之。丘氏之議尤的當矣。此又所不可不知也。正德癸巳孟春日誌。

### 書永井行達自警文後

享保丁酉之春。一日寂然無人之敲柴扉。妄意頓息。

似心意清。或靜坐窗下。或讀誦聖經。仰嘆舞雩之詠。歸。俯觀萬物之生意。頗若有所得焉。明日察思之。則清者却濁。靜者却動。妄意錯行。依舊昏然。與不學者無以異矣。漸愧迷惑。赧然汗流。因憶朱子嘗言。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沈汨。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也。此直方先生所以常警戒吾輩也。夫以一時悅懌。妄意爲有所得。則正易足之病。而實學者之大患也。故書之以備後監云。享保丁酉仲春下浣

永井誠之誌

省悟甚善。所引朱說尤的切矣。予昔時在京師之日。有此患焉。今見誠之之言。戚戚於心。學者宜深思也。佐藤直方言之。

書稻葉正義文後

心口不相應者。自古之通患也。而近時稱道學之人。中口說聖經。心不存。以下之咎責者。予未見之焉。於吾黨受此責者誰也耶。

雜著

甘雨亭叢書  
補正成墓石說

讀周子全書  
圖說通書數千言。而一言以蔽之。曰主靜而已矣。道學淵源之言。豈不信哉。要得此意。可以見周子得孔孟之

正傳而又可以知聖賢訓教之所本也。予頃讀之。有知吾人之爲學。真一場話說也。學者宜猛省焉。天和十一月二十一日誌。

筆記

朱子文集九十二曰。嗇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直方謂此乃貴賤用財之法率也。自行束脩以上。語類曰。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真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直方謂學者空手而見。則不恭也。教者

要幣之重。又不廉也。二者皆非。而空手生於吝嗇。要幣生於貪得。若夫貴家高祿之人。則其幣之厚。固其所也。梁惠王招孟子。而卑禮厚幣。亦可以見矣。近時求師覺道者。自其初見師時。已無信道之實。而又失隆師之禮焉。何以終業造道之望哉。學者思之。丁酉春書。

與山中德剛

丙申四月四日。伴二童子。游山王社。過山中氏舍。會談移時。山中氏語予云。今夕會集市人。而叙孟軻子講焉。予歎云。市店之徒。而講義理之書。可以爲奇矣。因言夫

人之爲學也。猶武人之帶劍矣。武人而不帶劍。則不得名之武人也。然其所帶之劍。鋌刀而不利。則與不帶劍者何異。爲學亦然。其所講不本於道義之實。而徒事記誦文詞。則亦猶武人之帶鋌刀。而何益之有矣哉。讀書者宜深思之也。直於操筆於數奇橋山中氏之寓舍卒誌與之。

與永井行達

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無一息間斷。而人有放其心。則違天地之道。而爲不肖於其親矣。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然則學者之不能

進於道。正由不用力於敬也明矣。程子又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退者。今學者欲驗其進不進。全在考之己心也。若不進則日退而已。何造道之望哉。朱子有言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

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程朱之言已如此矣。豈可不用力於此乎。享保丙申季冬二十九日。為永井誠之言。此以勉之。

示學者

紺屋白袴

箕賣笠箠

髮結括髮

魚商食餒

陰陽忘身

僧徒不信

醫者不療

儒者不行

右八者之業。所為不同。而其歸皆知為人。而不識自為。為專務於外。而忘其身者也。然紺屋箕賣髮結魚商陰陽五者。本以從於人。而為其務。則固莫可咎者。僧徒又

不在咎責之限也。若醫者。雖不知養其軀。而猶有濟人之功焉。至儒者之不行。則失已欺人。侮聖言。誤後學。此其罪之大。全無所逃矣。吁。逐鹿之虞。人不見山。與講書之儒者。不省己。異術同情之事。而其為外馳也甚矣。孟子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正謂此也。苟稱有志於聖學者。何可不知其所務哉。一日忽有所感悟。因書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勵。脩省焉。覽者勿以言之涉乎戲謔。附一場之笑媒。而忘終身實功云。貞享三年十一月五日書。



示二三子

吾黨諸生有以學交者焉。有以故交者焉。以學而交者。實道義之友。而終身之交也。以故而交者。則雖日講會而讀書。而非同志之學友矣。昔程張二夫子。會興國寺。而言舊日有處人講此事。此乃可謂同志之學友也。今日學者識得此意。則有望於異日之卓越矣。二三子其思之。正德丙申夏誌。

示二三子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

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此言學者最所宜深致思也。予以此言而觀近時之學者。未見有其能致用之人矣。今之從政之徒。例不貴儒者。職此之由也。今稱有志於程朱之學者。於此而無所明見。則何足謂之學者哉。二三子以為如何。正德丙申夏日誌。

示諸生

吾人為學。要有一定之見。不然則終身讀書。而不見有益於其身矣。蓋學者實知其身之為病者。則持養克治之功。豈可一日忘之乎。唯憤憤悠悠。浪費光陰。人欲日

長。病痛日厚。終歸於小人之域。而猶不自知焉。朱子有言。學者一得自家病痛大。則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吾輩宜深思之。

書齋

天地者人之父母也。人欲者天地之讎也。學者之忘天地。而從人欲也。猶棄父母。而事讎賊也。學者極言父子之非義。而不自知報讐之義。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何可不思乎。

朱子曰。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

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直方謂朱先生之此言緊切的當。學者宜深思之。得一兩句。喜者之難得。於此可以見矣。直方手記之。以揭書齋壁。

董仲舒惟講畫像贊。應豐田信。貞齋作。

漢室聖學掃地。仲舒獨度越倫。正明義理誰及。可惜惟講異真。

勵志

道之廢而不行。猶擔物之捨置地上也。若有其人。出於其時。則任之。而使不永墜地矣。今務聖學者。乃擔夫也。

俗學之徒。則路中之游手耳。何足望道之任乎。朝鮮李  
退溪之後。欲負荷此道。吾未聞其人焉。中庸序所謂吾  
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正謂此也。我邦自古  
至于今。欲仕此道者幾人也邪。二三子有志於聖學矣。  
若果有其志。則堅立脊梁骨。可以願學孔孟矣。曾子不  
云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豈悠悠徘徊終歲月。與夫游  
手浮浪之徒。為伯仲哉。享保丙申冬至日。直方書之。與  
鈴木正義野田德勝永井行達

以勵其  
志云。

韞藏錄終

18. 5. 24

0.30

水田中是也 (松箱電)

--	--	--	--	--	--	--	--	--	--

古蹟亭叢書

三三

